



“花影”因何成“塔影”？

■谷羽

诗歌作品翻译成外语往往会扭曲变形,有时候变得面目全非,让人莫名其妙。如果能追根溯源,破解其中变化的蛛丝马迹,倒也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趣事。

古典诗词爱好者可能都知道,宋代大诗人苏轼的绝句《花影》:

重重叠叠上瑶台,
几度呼童扫不开。
刚被太阳收拾去,
却教明月送将来。

这首诗在160多年以前,就被译成了俄语,1856年刊登在俄国《祖国纪事》杂志上,成为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汉语古诗译作。这首诗的译者是著名的纯艺术诗人阿方纳西·费特(1820—1892)。他不懂汉语,起初我以为他是依据德语转译的,因为他母亲是德国人,他从小既说俄语,也说德语,翻译过很多德语诗歌。后来读了俄罗斯当代汉学家伊利亚·斯米尔诺夫的一篇文章,才知道费特翻译苏轼这首诗依据的初稿来自汉学家瓦西里·瓦西里耶夫(1818—1900)。费特把原作四行诗译成了八行,译作的标题由《花影》变成了《影》:

Тень

Банья аскаит —
Все услуги сочтены;
Только ту банню
Ничем не сметешь.

Солнце ее
Не успеет угнать,
Смотринь: луна
Положила опять.

回译成汉语:

一座塔躺在——
所有的台阶,
无论怎么扫
也扫不干净。

太阳来不及
赶走这影子,
月亮又送来
这塔的阴影。

跟原作比较,影、台、扫、太阳、月亮等关键词一个都不少,但也有丢失的词,比如名词“花、童”,动词“呼”。最让人不解的是,“花影”怎么竟然变成“塔影”了呢?

我们再来看瓦西里·瓦西里耶夫的翻译初稿:

Этажам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е (расстилает предо мною свою тень) эта высокая банья,
Но дотрагиваясь и не можешь смести ее,
И только что солнце (с зах олом) уберет ее —
Смотринь: светлая луна уже снова послала!

这高塔一层层(把它的阴影散落在我面前),
但是你想扫也扫不走这些阴影,
(降落的)太阳刚刚把它收走——
你看:皎洁的月亮又送了回来!

原来理解错误出现在这份初稿当中。瓦西里耶夫把“瑶台”想象成了“高塔”(высокая банья)。汉语的“台”字,原本与亭台楼阁相互关联,而“重重叠叠”几个词可能使译者想到了“层层”的高塔。就这样,一念之差,“塔影”出现了,而“花影”消失了。

可见这位汉学家忽视了后面的诗句:“几度呼童扫不开”。一家的主人呼唤童仆,让他打扫台阶,这合乎生活逻辑,怎么可能让他去打扫塔上的阴影呢?再者说,高塔往往修建在佛门寺院,不可能出现在家庭院落。这正反映了,译者在解读原作过程中,稍有疏忽,就出差错。正所谓:差之毫厘,谬之千里。

另外一个问题是,译者把原作中的抒情主体做了更改变换。隐形的叙述主体变成了第一人称的“我”,第二行中的“你”是泛指,意思是无论什么人“想扫也扫不走这些阴影”。最后一行的呼语“你看”,像是对朋友或读者说话。这样一来,原作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家童都被译者忽视了,译者取代了原作的主人公,原作的主人公和他的家童失去了踪迹。

现在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这首诗译出错的症结所在。费特对原作的理解错误,源自瓦西里耶夫初稿的误读与误译。可瓦西里耶夫并非等闲之辈,他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,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史纲要》(1880)就出自他的手笔。这只能解释说“智者千虑,偶有一失”吧。

苏轼这首诗,还有没有其他的俄译本呢?有。请看下面一首俄译文本:

伦敦的多元与多元的伦敦

■金衡山

现时的那种“大哥大”,或者是步话机。总之,模样真是奇特,与其说是建筑,不如说是一种出现在双年展里的考验脑筋急转弯的艺术品摆设。但它们确实确实是建筑,是写字楼,是伦敦的摩天大楼。当然,比起上海浦东陆家嘴的那些高耸入天的摩天大楼,这两位自然是矮矮子,但是就形状而言,它们绝不逊色,且略高一筹。

只是,不见得人人会这么认为,因为处在那些古色古香的楼群之间,它们是那么不合拍、扎眼。前者伦敦人叫作Gherkin(小黄瓜),2004年建成,原址上的老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破坏。后者被称为Walkie Talkie(步话机),2014年建成。如今,这两位都是伦敦的新地标了,如同此前在千禧年间建成的伦敦眼。这些怪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伦敦的天际线,仿佛调皮捣蛋的精灵出现在雍容华贵的王室晚会上,让一些人不知何谓,而另一些人却高声叫好。

不管怎样,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伦敦散发出的一种魅力,一种我行我素的品格——在我们这里叫作创新,只是多了一份无所畏惧的任性。

伦敦不只是建筑上的争奇斗艳,这是可以很直观的。一般旅行者看不见的,或者是不易观察到的,是伦敦各个街区背后的贫富之差,有意思的是,这与城市的布局形成有关。东伦敦大学的苏珊娜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讲座,题目为“伦敦贫富地图”。她先讲了一个故事,说是在19世纪30年代,一个叫做罗伯特·罗素的人及其弟兄从乡间来到伦敦,先是做木匠,再

做搬运工,后开杂货店,逐渐在伦敦站住了脚,最后进入了小中产行列。讲完这个事后,苏老师说那个人是她曾曾祖父。有意思吧,似乎美国人所谓的美国梦在伦敦也同样的惊艳。她是怎么能查出上上上上辈的祖父的行踪的呢?她回答说可以从罗伯特的户口登记表查到,并由此可以考察他的生活足迹,而这些资料在政府网站上都是公开的。厉害!如此一来,中国人所谓的家谱不就可以修缮得更有内容了?问题是,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吗?也许有吧。

苏老师很快进入正题,给我们看了两幅地图,上面标有一些颜色,各种颜色相应地指向贫富程度。看了这些地图,对伦敦的贫富状况会有个大概的了解。是谁做的这个地图?什么人的呢?查尔斯·布斯(Charles Booth)是这些地图调查的组织者,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商人、企业家、慈善家、社会活动者。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道德上的向善,他出资组织了伦敦人生活和劳动情况的调查,从1889年到1903年共出版了十七卷。其中最著名的是“布斯的伦敦地图”,地图上不同的颜色表明不同的生活状况,比如黑色指最底层,深蓝表示非常穷,浅蓝表示穷,而粉色表示尚可,红色表示中产,而黄色则表示中上和上层。布斯试图通过调查了解穷人状况实施慈善救助,真可谓一个好人。不过,苏珊娜老师更感兴趣的则是布斯对所谓穷人的描述,比如最底层者在他眼里往往是一些易堕落和有犯罪倾向的人,穷人与长期物质匮乏相关,而中产则是生活

优渥者(well-to-do),中上和上层则是富裕者了。这种归类有经济的原因,也有社会偏见的作用,后者是苏珊娜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,这其实是当下的伦敦面临的问题:多元化社会的进展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种族的多元化,更是贫富程度的多元化,而社会对那些所谓的“穷人”的种种偏见会不会让他们陷入更糟糕的地步?事实上,表面上光鲜的伦敦,贫穷问题实则很是严重;30%的年轻人生活在贫穷中(自然要问贫穷线如何确定,比如,类似上海这种地方,高房价是一个让很多年轻人不得不成为贫穷者的因素),报酬最好的工作往往归于精英分子,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差距要用40年才能弥补(这会上海的年轻妈妈们更逼着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了)。换言之,穷人的日子越过越穷,富人的日子越过越富。而扩大了说,这也是西欧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。

走在东区的一些街区,发现街两边的房屋多数低矮、老旧,红色的砖墙房与摄影街的大理石大厦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是,这里自有一种安逸、静谧的感觉,人烟的氛围更加浓厚。自伦敦奥运会后,东区也变得越来越时尚,政府似乎有意将东区改造成创意文化之都。问题是,当今世界很多城市都在搞所谓的创意建设,结果是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。对单个地方来说有创意的东西,与其他地方一比,大都会有雷同之感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我倒是希望能多看到几个“小黄瓜”“步话机”这样的创意出现。

无论怎样,多元给予伦敦活力,多元而平等是这个城市生命。

的“社区”。不听不知道,一听吓一跳,那些英国人哪去了?不过,此话刚一出口,立马就感到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,难道那些非白人英国人不是英国人?

政治问题可以暂且不提,这位教授说的关于伦敦人口来源多元化的情况,在伦敦街头漫步时也确实可以有所感知。在伦敦地铁和轻轨里听到有人用非英语打电话是常有的事。所以,菲尔谈起英国的民族身份时,不禁摇了摇头:“嗯,还有这个事儿吗?”他似乎是一边问我们,一边问自己。显然,他也陷入了自己的问题里去了,但是实际上他对多元化持非常积极、开放的态度,因为正如上面提到的,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与此国家曾经的多元化过程有关。他说,他出生在印度,印度独立前全家来到了英国。母亲刚到英国时遭遇各种歧视的眼光,感觉很不好。而在印度时,她应算是一个上等人,尽管身体里有印度人的血统。

老先生继而话题一转,说起了18世纪中叶伦敦的风采,他引用了当时大文豪约翰逊的一句话:“一个人要是厌倦了伦敦,那他就会厌倦生活,要知道伦敦可是无所不有。”(No, Sir, 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, he is tired of life, for there is in London all that life can afford.)约翰逊以编撰字典闻名,牛津大学肄业,但后来被授予牛津荣誉博士,这位人称作Dr. Johnson的仁兄显然对伦敦有一股强烈的自豪感,在其眼里这就是世界的中心了。此话是约翰逊对他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说的,后者是《约翰逊大传》(James Bowell: *The Life of John-*

赵丽蓉是我的老乡,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很震撼,因自幼患小儿麻痹症,双腿有点重度残疾,拄着双拐,但声音爽朗中气十足,笑容长挂脸上。作为近50岁的家庭女性,饱受风霜不改本色,虽只有小学文化,靠双拐行走,但却自学成才,立志写作,思考人生,数十年来无视命运的不公和他人的流言,她安然自若耕耘在诗意的空间,追求自己人生的梦想,先后出版诗集《绿草》(2012年)、《拐杖的转弯处》(2015年)。而如今,诗集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,这是继前两部诗集之后的第三本诗集,这种诗人的情怀、责任与担当无疑成为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。姚老师虽然双腿残疾,身处逆境,但是她身残志坚,不为困难所压倒,直面人生,自强不息,用手中的笔写出人生绚丽的诗篇,诗集《桃花颂》中的很多诗作如《逝去的春

天》《桃花颂》《梨花梦》《苏醒》《行囊》《寻一片青山绿水的地方》等,意境唯美,意象清新,既有正能量歌唱,又有入生与自然和谐的咏叹,更有追求梦想实现超越的企盼。

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(1870—1937)在代表作《自卑与超越》认为人对优越性的渴望与追求源于“自卑感”,而人的自卑感则肇端于人的缺陷,对抗自卑感的主要方法就是“补偿”,即力图补偿自己的不足,克服缺陷以求达到优越的目标。很显然,赵丽蓉因为双腿残疾,在现实中她无法自由行走于大地之上,她努力通过诗歌进行补偿这种自卑与缺陷,一方面,诗意的描写让她体验到创作的快感,另一方面,这种旁若无人诗性想象力不仅成就了她梦想的实现,更让她现实了灵魂的行走。换句话说,

面对身体不幸导致的人生、生活自卑,诗人没有沉沦,而是努力通过诗歌创作进行超越和补偿。

赵丽蓉追求自由,希望《像风一样自由》:

寒冬里
一朵二朵无染花儿
像秋虫一样销声匿迹了
栖居在屋内写诗的女人
最不愿看到三千落花后
就什么动静也听不到

隔着雾的清晨
仿佛所有的花朵
都是急起的城门
拥着一地的忧伤
舞蹈在零碎的空气中
在真实与梦幻中
修复着光阴的情绪

企图像云一样洒脱
像风一样自由
把自己也拧进花的季节,花的笑容
吹过绿色的原野
飘过记忆的梦幻
越过尘封的孤独
拉开春天的一支序曲

这无疑就是诗人的自画像,是弱者追求上进的转折过程。寒冬作为逆境的时代词吹折了花儿的梦想,也在扼杀诗人的创作,因为流言蜚语,诗人不得不面对种种挫折与痛苦,经过犹豫之后,她努力寻求超越,通过诗歌创作进行能量转移和缺陷补偿,在寻找自由的过程中获得直面生活的微笑与动力,脚踏实地追求梦想。赵丽蓉克服自卑,超越自己的缺陷,思考自己的人生,思

考生活背后的那一缕光芒与追求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追求自由追求梦想的努力,都要有这种超越自卑的执着信念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挺起胸膛,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那么漂亮。赵丽蓉为日常事务灌注了令人动容的生气,她朴素的歌唱自然物象,其词语都带着泥土的味道。

赵丽蓉平凡、坚强而执着,借这意象普通、简短精悍的诗歌,点缀唯美的人生,宽慰自己浮躁的心。春天、蝴蝶、桃花、梨花、青山绿水、风、烟雨等自然风景都被摄入到赵丽蓉的诗歌当中,成为她诗歌中朴实的意象元素,不仅清新优美,诗意盎然,更衬托出诗人的志趣。

人行走于天地之间就是为了寻找幸福,无论是物质幸福的追求还是精神幸福的向往,因此对亲人的

思念是诗人赵丽蓉创作的重要方向。赵丽蓉写了感恩亲情怀念母亲的诗歌《行囊》,抒写游子远行时母亲的牵挂:“走得再远/也走不出老母亲的风景”,女性细腻敏感和缜密的内心使诗人赵丽蓉热爱亲情、爱情的抒怀。

总之,赵丽蓉超越自己的自卑与缺陷,歌唱自然,吟咏乡土,以精致朴素的语言勾勒了一幅幅山水写意的唯美画面,意象简洁,意境唯美,诗情细腻温婉,纯净晶莹。虽然内涵未必深广,但至少是诗人的一种情怀、一种立场。衷心祝愿赵丽蓉诗人拂去不幸的伤痛,继续行走在诗意的自由天地间,通过诗歌创作寻找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
《桃花颂》,赵丽蓉著,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,定价42.00元